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也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長上聲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臨去聲　陴音脾　復扶又反　好呼報反　徼音澆　幾音冀　質去聲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造七到反

將去声下同

焉於虔反

爲去声

舍上声

圓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平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王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音弼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罷音皮 讟音讀 賈音古 蓐音辱 施去声 舍上声 虺許偉反 汋音酌 於音烏 耆音嗜 下同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

知去 贊否部鄙反下同 飲於酖反 參七南反 愎皮逼反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日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其

適下歷反乘繩證反鄗音敲使去聲　易以豉反蚡音粉冒莫報反篳音必　廣古曠反下同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長上聲少去聲下同　更平聲辟音避　還音旋射音石下同蕆音鄒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是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從才用反　使去聲　挑上聲　好去聲下同　喪去聲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

說音稅下同　軘音屯陳去聲　先人之先去聲下同　拒音矩下同狡古卯反

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殿去聲　隊直類反　惎其器反　扃古熒反　數音　傻叟道　音汝　知去聲　菆側留反　勝平聲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傻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illegible]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illegible]

音下橐皐戶反音暴之步反暴字得爲處下如彌聲平
觀亂卜觀夫扶同音夏雅者吉胃暴十下如焉之於反焉字上幾聲

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

喪去聲

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

辟音避　釁許靳反　勦子小反

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穀梁傳 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必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

偪彼力反　匄古害反　焉音煙　夫音扶　去上聲　相去聲

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入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巳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華去聲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拊音撫 續音贖 傅音附 還音族 瘞去六反 翰起弓反 智烏九反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

惡去聲 傳斷 並去聲 伯霸同

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減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甚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左

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乾音干　好去聲　見音現　要平聲　歃音析　喪去聲　爲去

【胡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血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魯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背音佩　見音見下同

胡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乙巳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

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其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公作蠓）

狄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縠穀作縠音同左傳）

【胡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

並去聲 愎皮逼反 下於軟反

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附録 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使去聲 說音悅

丙寅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復室之復扶又反下復如字

胡傳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左傳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胡傳 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此事以觀兵其爲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皮冰反　惡去声　女音汝　使去声　見音現　華去声　要平声　幾平声

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傳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

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樂音洛
桓子若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傳 夫夫音扶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
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
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
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
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
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
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
其理春秋見見音現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
著明
矣

附錄 左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
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朝音潮　說音悅　乘去声　比毗志反

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盧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
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
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
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
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
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
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
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
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

呼去聲 女音汝 霣音隕 舍上聲 稽上聲

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戶化反下同）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音致）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音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足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

處上声下同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

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懐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拔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恥禁爲虐淩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

行去聲　幾平聲　夫音扶　横去声

爲去声見音覓

何而目見中華之主乎使子反果忠楚
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
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子後世羊陸効
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譏者以爲非純臣也
知春秋
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耆夛嗜同　夫音扶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
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
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
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
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
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
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酆[illegible]禹反　將去声　鎬胡老反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〇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〇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胡傳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若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賊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儼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

諺音患

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上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

朝音潮　喪去聲　說音悅　夫音扶　行音杭　施去聲

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去上聲朝音潮遺去聲　調徒予反　藉子夜反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王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

胡傳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胡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

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抑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悅全反〇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〇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還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爲繁歟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左傳蝝生饑幸之也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

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屨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將去聲大音泰遠去聲夫音扶

胡傳按左氏董是役者上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淺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代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種上聲

邦皮變反 敦對音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

【胡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邦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邦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難去復又復相如聲
乃皆聲扶又之予去

秋郯伯姬來歸左傳出也

胡傳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illegible]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後相棄背喪其配耦之珉之詩所以刺衛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爲下經相首春秋內女出也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附錄 左傳[illegible]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〇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
去

冬大有年【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胡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音干）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去聲）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螟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音扶）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

子許男錫我卒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嗣是爲靈公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無不月其略在內宜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愨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比必三反　見音現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

頃音傾

卷音權斂音廉使去声

好難並去聲

焉音煙

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子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

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

涖上聲 要平聲 鮮上聲 豸直是反

國勉强而應馬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附録】【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爕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左傳】公毋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比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利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

見音現，下同

與去聲 朝音潮 父音甫

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周年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真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

頃平聲 斷上聲

陽穀大夫戰于鞍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凡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

附錄 左氏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音牆鄫穀作繒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夫務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陳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召而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

難去聲務音霧使去聲造七到反酋徐秋反長上聲重平聲

所以深責鄧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始書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辟音避

【胡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于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余所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以定也奚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去上聲

郤音隙 背音佩下同 上去聲下同 夫音扶 易去聲 朝音潮 幾平聲 瘍音陽 朝音潮 適音嫡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夫音扶　去上聲下同　使去聲　夫音扶　父音甫　使去聲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事也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

倖去 畢 造七到反 殺色介反

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故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胥臂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時郤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爲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

許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將去聲共平聲中去聲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壽夢平聲

越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

澳於六反傳去聲見音現凅音固沍戶故反朝音潮與凌並去聲雹瀟學反

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巳見故當凅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占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爕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毋愼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

【附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爲難並去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

乘去聲下同 廣古曠反

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

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
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
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
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之困
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
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晉及
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
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
而汲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左傳 秋王人來告敗 公羊傳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胡傳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附録 左傳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難去聲 處上聲 聘普各反 斷音短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穀梁傳]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壬申] 定王十八年 晉景十一 齊頃十 衛穆十一卒 蔡景三 鄭襄十六 曹宣六 陳成十 杞桓四十八 宋文二十二卒 秦桓十六 楚共二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

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實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見音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相去聲 向舒亮反

左傳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喪去聲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

縣音玄 繁步干反 朝音潮

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還音旋

遠惡並去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郤去逆反 首公穀作手 鞌音安 **左傳** 孫桓

乘去聲下同　將去聲　令平聲　賈音古　陳去聲　邴音丙

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

翦[illegible] 殷於閑反 殿多練反 并去聲 援音爰 枹音浮 綦音其 毋音無 喪去聲 絓音卦 轏仕產反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

令平聲　屬音燭　行音抗　呼去聲　辟音避　辟音壁　予上聲　窌力救反　質音致

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之王去聲

使從好皆去聲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難去聲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爲去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內也

【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將去聲下同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入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入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

掃音燥　幾平聲雍去聲　見音現

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爵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婁【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

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

夫音扶

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召音邵

胡傳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

橫去聲

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使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怨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强扶弱之心

夫音扶

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

之使去聲　爲去聲

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與去聲

音冥

附錄 左傳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蜃市忍反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左傳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 左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去上聲　喪去聲　予上聲要平聲女音汝上去聲行音抗　從去聲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
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
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
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
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

處上聲

屬音燭見音現下同夫音扶勞去聲

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處上聲

好去聲

取汶陽田汶音問【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濟上聲　强上聲冠古亂反　斲竹角反　鍼之林反　質音致　質去聲

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胡傳】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行遠並去聲　憯七感反　說音悅　華去聲　去上聲

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技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書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與去聲

【胡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

要平聲好去聲

見音現　任音壬　夫音扶　辟音避　湎音免　勞去聲

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聚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衞逃歸臧宣叔曰衞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

夫音扶 大音泰 使去聲 相去聲 邲音弼 鄤莫半袁反

干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夫音扶　度待洛反　背音佩

胡傳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勸民非覬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〇二月公至自伐鄭〇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見音現　處上聲　居音雎

胡傳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緣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三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可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

殺難並去聲　夫音扶稱去聲　勝平聲見音現

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速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旣壞無以制其後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來戒哉

夏公如晉【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朝音潮　勝平聲　好去聲下同　任音壬下同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錄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將去聲　歛去聲

行音抗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

見音現下同所惡之惡去聲 夫音扶 幾平聲馮音憑

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傳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和兵總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

行去聲

爲去聲

賈音古

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鄭國不旣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附録 左傳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 齊頃十二 衛定二 蔡景五 鄭襄十八卒 曹宣入

易去聲

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左傳]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城鄆公作運○鄭伯伐許[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

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復扶又反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附録】【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朝音潮

爲去聲下同

舍上聲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爲世戒也

【附録】【左傳】春原屏於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胥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傳直戀反辟重之辟音闢辟傳之辟音避爲去聲繯音謾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伯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

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

爲去聲　夫音扶　行去聲　去上聲

質失聲華戶化反譟音躁

向式亮反難去聲

自是而後六十年閒弒君十有四亡國十二其應亦略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附錄 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見音現惡盟之惡去聲下二惡如字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成公二

丙子 簡王元年 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夢音蒙

附錄 左傳 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相去聲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難去聲

公羊傳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

墠音善 易去聲 並去聲 爲去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毁已久而輙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鄟音專[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係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鄟國也

[胡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

爲如字

傳去聲

比必二反 父音甫

相去聲

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

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錄 左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樂音洛 將去聲 易去聲 夫音扶 說音悅

將去聲　爲去聲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左傳】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秘【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潜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

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知去聲

齊事子盡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夫音扶

背音佩 惡爲並去聲

胡傳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

降戶江反　幾平聲　觓音求

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
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
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
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 簡王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
二年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
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春王正月鼷**
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奚 穀梁傳 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
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
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
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
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
曰不郊免
牛亦然

斛音求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或十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慮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郯音談 吳始見經 左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為去聲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

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附録　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相去聲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不郊猶三望

胡傳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幷兼封略言之爾

長上聲　幷去聲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數音朔 背音佩 見音現 將與並去聲 横去聲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善亦著矣前此晉譏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共要並平聲

遺去聲 惏音藍 罷音皮 使去聲 夢平聲 說音悅 陳去聲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冬大雩穀梁傳雩不月
始大通吳於上國而時非之也冬
無爲雩也○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
晉衛侯如晉
晉反戚焉

惡去聲

戊寅 簡王三年 八年 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
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
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
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
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
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
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
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行去聲

喪去聲　妃音配

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

[胡傳]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

復扶又反

易去聲

知去聲夫音扶　共音恭　稱去聲

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公孫嬰齊如莒【左傳】聲伯如莒逆也○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

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夫　扶音

胡傳　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去聲　見音現

見形甸反 朝音潮 更平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召音邵賜公 穀作錫錫命

止此[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左傳】來歸自杞故書〇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

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共平聲

衛人來媵 媵盈去又音剩【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從去聲夫音扶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己卯】簡王四年 九年 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

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去聲〕【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胡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愼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行去聲〕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朝音潮〕魯然後出之卒而復〔復扶又反〕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

爲去聲　要平聲　夫音扶下同　射音亦　句古侯反　要一遙反下同

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郲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

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詳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復扶又反　或與惑同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附錄　左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羊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

見音現　行去聲　爲去聲

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内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

使去聲為去聲下同　處上聲夫音扶背音佩

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帥入聲

左傳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　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胡傳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惠

要平聲

稅音脫稽上聲泠力丁反操七刀反下同語去聲背音佩下同

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沮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錄 左傳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

夫音扶菅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遙反

求

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復扶又反　與去聲

胡傳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 諸侯貳故也

胡傳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

比必二反　爲使並去聲

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胡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郛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敷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

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illegible]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附錄 左傳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辰 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六十吳壽夢五

春

附錄 左傳 晉侯使羅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大音泰 使去聲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殖市力反 衎苦旦反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

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

也五十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

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

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

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

質去声

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齊

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

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反 左傳晉侯

壞音怪下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覺古孝反

焉於虔反

張去聲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傳去聲 令平聲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成公三

[經]簡王六年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春王

三月公至自晉[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尺由反公作州後

司[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儷力計反

伉苦浪反　惡去聲　與平聲　好去聲　鄇音侯　單音善　勞去聲　處上聲

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巳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附錄】【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

華戶化反　潁苦果反　背音佩　難去聲

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羅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犫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王年]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 齊靈三 衛定十 蔡景十三 鄭成六 曹宣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 宋共十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 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 周有

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惡去聲偪音逼　復扶又反夫音扶愨苦角反要平聲下同　見音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

罷音皮好惡並去聲菑音災

隊音墜 間去聲 相去聲縣音玄莫音暮好施並去聲 遺去聲焉於虔反間音閒朝音潮共音恭

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冬十月

附錄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

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語去聲　夫音扶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辛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使去聲　見音現　夫音扶

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從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 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

使去聲朝音潮脤市軫反

或曰養之以福當作養以之福之猶就也如此則與下文句法相對而義亦長

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

擐音患 還音旋 奸去聲下同 蝥莫侯反 悛七全反 涑音速

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難去聲郜音告　女音汝下同背音佩　惡去聲下同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

朝音潮下同　見音現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

使去

子上聲

大音

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附錄 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守去聲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 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左傳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穀梁傳 葬時正也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辛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旣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

强上聲見音現

惡去聲　相去聲　食音嗣　逆去聲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 大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

由上致之也

【胡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見音現　中去聲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於戚而甚善晉大夫〇

衎古旦反　大音泰　內音納

使去聲　相去聲

秦伯卒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春王

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仲

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
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
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
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
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
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
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
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
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

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見音現　惡去聲　守去聲　大音泰　夫音扶

公作歸歸之于【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胡傳】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左傳】宋共公卒○楚

背音佩

于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蔕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向式亮反 少去聲 蔕音帶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澨音筮陴毗女反

向式亮反 華去聲 共平聲
重平聲 殺去聲
背音佩

胡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朝音潮好惡難皆去聲

附錄 左傳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咎其九反鰌音秋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左傳 始通吳也 公羊傳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 會又會外之也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尊在

復扶又反　見賢遍反

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同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舒涉反[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十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

少去聲　馬遷傳音去聲　大音汰

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曰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馬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爲去聲　將去聲下同　句音鈎與音預

附錄 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斬反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音偃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好去聲　復扶又反　喪去聲　夫音扶　遺去聲　辟音避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

陳去聲 匄音丐 塞入聲 行音杭 間惡並去聲 大音泰 乘去聲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蹙音促　射音石　中去　淖音鬧　共音恭　行音杭　焉音烟　掀許言反　尫烏黃反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
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
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
使去聲
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
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
去聲 上 內入聲
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
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
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
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中去聲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

好去聲下同　造七到反　從才用反　復扶又反　乘去聲　蓐音辱　陳去聲　見音現　夫音扶、

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傳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

見音現

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急矣卒有欒氏之禍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 秋公會

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

難去聲 女音汝 守去聲 將去聲 爲去聲

孫去聲　横難並去聲　背音佩　塞先則反　應於證反

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愧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

大矣

公至自會（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附録（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

（食使　知並去聲）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復扶又反）自京師【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去聲）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上聲）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

父音甫下同　上去聲下同　夫音扶

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如字 苕音條

公作招章遥上饒二反左傳晉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相衣並去聲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羊傳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求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

執者不舍

而舍公執也執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至自會

［附錄］［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上去聲 難去聲 女音汝 守去聲下同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

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夫音扶　相衣並去聲

丁亥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

儒乃侯反 質去聲 戲許宜反 有于軌反 難去聲 背音佩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儒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錄］［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相去聲　處上聲　守去聲　句平聲　知去聲

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

背音佩

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乙耕反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

莫音暮 難去聲 降戶江反

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附錄】【左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矯居表反　梏古毒反　茷音吠　覘音占　難去声

纓俱縛反且子餘反〇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子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知去声

朝音潮　行音杭

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焉於虔反〔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行音杭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戊子 簡王十三年 晉厲八 弒 齊靈九 衛獻四 蔡景十九 鄭成十二 曹成五 陳成二十六 杞桓六十四 宋平三 秦景四 楚共十八 吳壽夢十三

十有八年春王正

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乘去声）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共平声）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朝朝音）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胡傳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宥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長上聲　乘去聲　爲難並去聲　湫焦上聲

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譏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

也

朝音潮

附録　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相去聲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荀蒙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

共平聲大音泰

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長上聲

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左傳朝嗣君也〇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朝音潮　郟音夾　向式亮反　乘去聲　還音旋　吾音魚　厭平聲　披普　復反　塞入聲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詠於

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朝音朝下皆同勞語並去聲華戶化反見音見

【附錄】【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華戶化反　還音旋　如去聲

[左傳]言道也[穀梁]問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作彭[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杅杼直呂反虛起居反杅他丁反[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杅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

公左傳書順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辟闢亦反

見音現下同知去聲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五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　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襄三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爲政　襄七年知罃爲政　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　襄十三年荀偃爲政　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襄十九年士匄爲政　襄二十五年趙武爲政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爲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朝音潮　麇九倫反　夢音蒙　祭側介反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子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爲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

二十九年餘祭卒
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請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

爲去聲 降戶江反 大音泰 質去聲

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爲去聲

胡傳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二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乘去聲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

降戶江反　放上聲　爲去聲

知好並去声

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進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許亨補闕禮之大者也

朝音潮與去聲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令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寅 靈王元年 二年 晉悼二二十一齊靈十一鄭成十四衛獻六卒曹成七蔡景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索所白反　養去聲　任平聲

附録　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

馬晉師侵鄭與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知去聲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與平聲

○叔孫豹如宋[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復扶又反）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去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胡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皋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燕平聲）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六君（六君子俗本作亦君子誤）

[illegible]去聲大音扶

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彊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

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左傳】朝也 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樗勅居反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附錄】【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

要平聲 朝音潮 相去聲 稽上聲 知去聲 比必二反

夫音扶

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好易皆去聲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

惡去聲下同 夫音扶下同 女音汝

要平声 見音現

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同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知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爲殊及東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爲去聲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

行音杭

辟難並去聲

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知去聲

【壬辰】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　齊靈十三　衛獻八　蔡景二十三　鄭僖二　曹成九　陳成三

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朝音潮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

孫去聲放上聲

知去聲

舍上聲與使勞並去聲

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長上声為去声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冬公如晉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浞仕角反 相去声 悛七全反 亨音烹 食音嗣 諸食如字 處上

附錄

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好去聲　易去聲　說音悅

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附錄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大旨 泰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

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爲去聲

穀梁傳[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〇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好去聲

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〇秋大雩[左傳]旱也 〇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共平聲 扃上聲

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〇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好為並去聲　見音現

公至自會○冬戍陳【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內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喪行並去聲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斂衣相並去聲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 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

少去聲 長上聲 朝音潮下同

杞伯姑容卒【左傳】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胡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

舍上聲　邯鄲音寒丹　見音現　傳音附欶子小反

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秋

共平聲 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乙酉】靈王六年 **七年** 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音扶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

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費音秘【左

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辟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費音秘下同 夫音扶 衣相並去聲 父音甫 墮許規反 見音現

秋季孫宿如衛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附録 左傳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好去聲下同　朝音潮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相去聲

委蛇皆平聲　大音泰　朝音潮　相去聲

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
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
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于鄬 鄬鄬或作隔于軌反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
如會 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七
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左傳鄭僖公之爲
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
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
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
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
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

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見音現　傳去聲　瘧音虐　爲去聲　夫音扶

胡傳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僞赴又順

下為字去聲夫音扶　亟去吏反行去聲　祭側介反上去聲

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願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毋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

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人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

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衆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申】靈王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呉壽夢二十一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朝音潮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爲去聲中國諱也

【附錄】【左傳】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

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宿式亮反 朝音潮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

夫音扶　湨古闃反

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湨梁之會悼公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左傳】以疆鄫田○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

共音恭 罷音皮 背音佩 處上聲 索所白及 女音汝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騈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

馮音萍　見音現　大音泰　句音鉤　比必二反

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閒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

復扶又反　見音現

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晉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蔡景二十八　鄭簡二　曹成十四　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秦景十三　楚共二十七　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災公作火

畚音本[illegible]去聲下同 華去聲 不同 令平聲下同

咮竹又反 閼於曷反 相去聲

左傳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傳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

爲去聲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長上聲

與去聲

雃苦田反

附錄 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

少去聲下同 行音杭

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〇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

盛平聲 暴步卜反 從去聲

盟于戲 戲許宜反

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illegible]下同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墊丁念反　復扶又反

穀梁傳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胡傳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

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知去聲　暴步木反　艾魚廢反　戲平聲　夫音扶　冠去聲

附錄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處上聲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乾音干 背音佩 要平聲

附錄

左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

積子賜反

期音基

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五







